

独行西部

一天，当一个鬼魅般的女孩对我说
甘南还有仙女的传说时
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我一个人在橘红色的夕阳下，顺着重生的感觉一路寻去
我一直走到了甘南的深处
那里还下着雪
那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起了美丽的仙女传说



三上甘南路

彭懿 著

独行西部

三上甘南路

彭懿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上甘南路 / 彭懿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21-07892-6

I. 三… II. 彭…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701 号

三上甘南路 彭懿 著

出 版 人	曹维琼
策 划	远流经典文化
执行策划	颜小鹏 李奇峰
责任编辑	杜培斌 沈梦溪
设计制作	曾 念
出 版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地 址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 话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经 销	010-85805785 (编辑部)
印 制	0851-6828477 (发行部)
版 次	全国新华书店
印 次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08年1月第一版
印 张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140mm×210mm 1/32
定 价	4
	ISBN 978-7-221-07892-6/I·1607
	16.50元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彭 懿

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两行字：

一个命中注定的旅人

一个徘徊在人妖之间的幻想小说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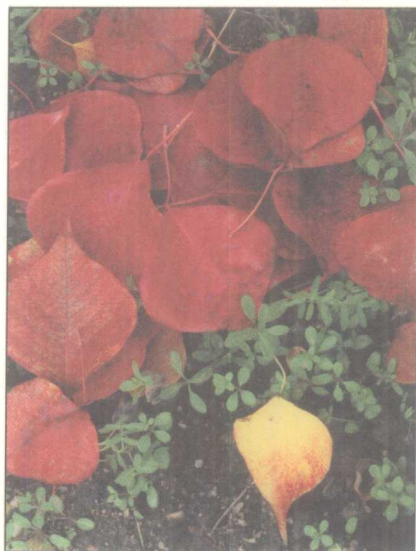
他是一位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大树成精，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他说只要他闭上眼，现实世界的人、声音就会遽然遁去，梦魇般的幻觉就会把他紧紧地攥住。他写过《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魔塔》、《三条魔龙》……

他还是一位狂热的摄影师，当他在人鬼不分的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个人上路去浪迹天涯了。他去过许多地方，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一种幻想、诡异而又无比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

他还写理论，翻译书，四处讲演图画书……

他现在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E-mail: pengyi3566@hotmail.com



目录

引子 去一个还有仙女传说的地方

有个女孩对我说起了甘南 005

甘南,我最初的一瞥 010

一位僧人带我在拉卜楞的上空飞翔 017

天上的红蜻蜓 025

浪漫诗人 032

我们在一个无雪的冬日上路 036

郎木寺的仙女 042

燕子 048

我施了魔咒,第二天郎木寺竟真的是白雪茫茫…… 050





郎木寺与格尔底寺 070

白粉蝶飞进了一个仙境般的早上 074

龙腾盛世 086

夏天我们去玛曲 090

黄河落日 098

一条旱獭出没的小路 105

重回郎木寺 110

降扎温泉,风景在路上…… 116

► 旅游提示

一天，当一个鬼魅般的女孩对我说

甘南还有仙女的传说时

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我一个人在橘红色的夕阳下，顺着童年的感觉一路寻去

我一直走到了甘南的深处

那里还下着雪

那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起了美丽的仙女传说

引子
去一个还有仙女传说的地方





小时候，总是偎在奶奶膝头听她讲仙女的传说。

那时候的冬天总会下很大很大的雪，一连下上许多天，几乎把我们那个白桦林边的小屯埋住。可因为有了那些雪花一般晶莹透明的仙女，我童年的冬天一点都不觉得冷。后来我长大了，我那故乡的小屯再也不下那么大的雪了，再也没人为我讲仙女的传说了。

但有一天，当一个梦幻般的女孩对我说，一个名叫甘南的地方还有仙女传说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顺着童年的感觉一路寻去。

我走了很远很远，一直走到了甘南的深处。

那里还下很大很大的雪，那里有一个比奶奶更加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述更加美丽的仙女传说。

我还真的碰到了仙女。





说来惭愧，我在上这趟火车之前，竟从未听说过“甘南”这个地方。

我是在七月下旬的一个雾天上的火车。

我去兰州出差。

这雾来得十分蹊跷，甚至可以说是带上了一点诡异的色彩——一个大晴天，它说来就来了。它追随着我，犹如一个影子似的从家里一直跟到了车站。起先，它还躲躲闪闪地贴着地皮，但后来就不对了，见我上了火车，它一蹿而起，一下子就把长长的一列火车从头到尾给裹住了！

弥天大雾似乎把我和那个现实世界阻隔开了。

这雾追着我们这趟火车，一直追到了一个充盈闪亮的小站、有一个女孩从雾里闪出来上了车，她才迫不得已地慢慢退去。

为什么她来了，它就退却了呢？我没起疑心。车外下起了雨，当这个女孩背着一个被雨淋湿了的大大的背囊与我擦肩而过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女孩会是一段故事的开头。

她在我的邻座坐下了。



我帮她把她那个湿漉漉的背囊举到了行李架上。什么掉了下来，我弯腰拾起来一看，是一束蓝紫色的小花！女孩接过去：“我在小站边上的那片白桦林里采的……”我还是没有起疑心，其实这一带根本就不长白桦树。我怔在那里，喃喃地不知说出了声没有：“是桔梗花啊，我都有三十年没见过了……”我说不下去了，说泪流满面有点言过其实，但眼窝的确是有点湿了。我故



乡的那个小屯，一到夏天，不要说白桦林里了，就是用白桦围起来的栅栏下面都会开满了桔梗花。

可如今，我们都走了，只留下奶奶一个人还孤零零地躺在那片白桦树林里。

我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没有为奶奶扫过墓。奶奶坟头上的落叶该有多厚了呢？

我一个人走到车厢与车厢的衔接处，窗外雨下大了。奶奶长得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像被雨模糊掉了的风景。

听人说，奶奶病危时一直不停地唤着我的名字，妈妈迷信，怕了，可能是怕死神把我也给带走吧，就说，您喊我的名字吧！早已陷入昏迷状态的奶奶突然睁开了眼睛，愤怒地说，我喊我孙子，我喊你干什么？后来，妈妈他们找来一个和我一样高的人，攥住了奶奶的手，说，您孙子回来看您来了，奶奶这才撒手西去。奶奶死时，我正默默地伫立在远方的一棵枫树下，看着一片红叶缓缓落下。

我走回来，那女孩正坐在那里编辫子。

许是雨把她的头发打湿了吧？

我看到的是一个背影。我心一颤，泪眼模糊地又一次看到了奶奶，怎么那么像？童年时我总





是倚在门外看奶奶编她的长辫子。奶奶会像一个女孩那样地编呀、编呀，编出两根长长的辫子，再把它们挽成一个髻，盘在脑后。奶奶总是让我趴在她的膝头，一边编她的长辫子，一边给我讲那些我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遍了的仙女传说。具体的故事早

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她会一直讲到红日西沉……

我僵在那里恐怕是有一会儿了。真是荒诞，这个女孩怎么会层层剥笋似的唤起了我对奶奶的追忆？

我就这样在追忆中一直坐到了终点。

下车时，那个女孩突然扭过头来，问我：“你不去吗？”

“去哪儿？”我一头雾水。

女孩瞋了我一眼，拖长了声音说：“去甘南啊！”

甘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见我一脸茫然，那女孩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我说：“去甘南听仙女的传说啊……”说完，她把一束什么东西递了过来，就下了车。我接住了，一看，是那束桔梗花！

有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我的心！

它来了。

隔了那么久，童年时的感觉犹如一只失踪了的纸鸢一般又飞了回来，杳无音讯了三十几年，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说回来就回来了，而且还完好无损！我伸手喜出望外地接住了它，捧着，

一个人只有长大到能够恋恋不舍地向童年的自己伸出手去时，它才会不期而至。飞翔吧，我一个转身把它掷了出去，飞去甘南吧，带我去听那些奶奶从未讲过的仙女传说吧！

我追出车外，等等我——

但那个女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不过是迟疑了一两秒，女孩怎么就遁身入地了呢？

莫非说你是一个精灵，一个虚幻，亦或说你本人就是一个飘飘欲飞的仙女？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么，我手上的这束桔梗花又怎么解释呢？我知道你是真实的，因为我正真真实实地走在通往甘南的路上。

我把目光越过人群，投向了甘南。

这时，我对远方的甘南还一无所知，离得太远，我还听不见回荡在那里的一首天籁般悠远雄浑的藏歌：

那里没有痛苦

那里没有哀伤

它的名字就叫香巴拉……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就是这样被那个鬼魅女孩带到了甘南。

来得有点太突兀了，当我一个人站到了梵呗袅袅入耳的辽阔大草原的前面时，还有点措手不及，我还在喃喃地问自己：我这是在哪里了？

甘南——甘南——

身后响起了一串响遏行云般的回答。

回眸四望，我看见了高原上那一轮亘古未变的太阳，看见了牦牛，看见了身躯伟岸好似一座座山岭的藏民，看见了叫狼毒的花，看见了风马旗，看见了泛蓝的天穹之下的一个穿羊皮袄的小男孩，看见了闪烁的转经轮，还有那一群群迎面走来的身披绛紫红色僧袍的喇嘛……一切都让我亢奋，让我血脉扩张，让我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片让我陌生的灵息之地啊！

我朝它迈了过去。

我以为我到了甘南，后来才知道，我离甘南的腹地还远着哪！

